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推动课堂教学改革 深度发生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程永洲¹,汪亮¹,周业琳²,胡薇薇²,余锦烨²

(1. 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2. 宜昌市第十六中学,湖北 宜昌 443000)

摘要:新课改中课堂教学模式等技术操作层面所发生的争议,与指导改革的教育理念不匹配有一定关系。相比之下周洪宇教授提出的“生活·实践”教育学说,其基本理念、具体主张和实践过程在课堂教学上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对缓解当下教育与生活、教学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文章在理论层面论述了“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深层次发生的逻辑进程,在实践层面探讨了具体方式推动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活·实践”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逻辑理路;实践进路

The Logical Path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Concept of Life Practic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eep-Level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CHENG Yongzhou¹, WANG Liang¹, ZHOU Yelin², HU Weiwei², YU Jinye²

(1. Tian Jiabing Education College,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0;

2. No.16 Middle School of Yichang, Yichang 443000)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at the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level such a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s related to the mismatch of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guiding the reform. Life practice education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ou Hongyu, with its basic concepts, specific propositions and practical processes, has shown good prospects for applica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in alleviating the problem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life, teaching and practice.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ogical basis of life practic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eep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s of promoting the deep reform in specific ways.

Keywords: life practice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logical path; practical approach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8日

【基金项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实践教育专委会“十四五”规划专项重点课题“‘生活·实践’教育理论指导地方课程跨学科学习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SHSJ2024006);湖北省2022年教育科学规划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下减负增效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GA026)。

【作者简介】程永洲,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汪亮,硕士研究生;周业琳,中级教师;胡薇薇,中级教师;余锦烨,中级教师。

课堂是培养人才的主阵地,任何形式的教育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上,新世纪伊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方式带来了显著变化。对话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生成性教学、翻转课堂等大行其道,教师也逐步接受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张。但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不少教师也感受到了困惑,如对话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容易沦为少数优秀学生表演的舞台,大部分学生成了背景板。对此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如“内容远比形式重要”“内容好,老师讲得再差也比表面热闹而实际空虚的课堂有价值”。有专家也认为学科知识是间接经验的学习,这种强调总结经验的教学模式削弱了知识的系统性。有学者则从改革的可行性出发,认为考试选拔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层面的改革难以为继。各种非议之下,新课程改革大有推倒重来之感。

以上在课堂教学模式操作层面的争议,其发生的原因虽然与不同主体对知识观和教学观等重要哲学理念的不同理解有关系,但完全归结于此也不尽然。因为很多一线教师虽然对烧脑的教育理论敬谢不敏,但在课堂教学的具体成效上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是知道且赞成应该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改变教育脱离生活、教学脱离实践的现状。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改,特别是在实现收获最大效益的同时把其副作用控制在最小方面,却存在不同看法和较大争议。“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赞成什么”,杜威在评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发出的这句名言在今天的教学改革者看来依旧有效。本研究以为缺乏合适的理念支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理念需要“致广大而极精微”,既能“上天”,对人的发展与教育的本质等重要理论议题有高远站位,能承接重要的知识观和教学观的哲学思辨,表达出综合性、深入性和建构性的特点,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撑;又能“落地”,在涉及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等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上有具体帮助,可以根据教学的具体需要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内容材料和中介载体,为教师的教学实践发挥具体作用。

自从有教育以来,无数的先贤面对着各自时代的环境与挑战,提出了各自的教育主张,表达着各自的理解追求。周洪宇教授在对教育与生活关系核心议题的历史继承和哲学思考上,对教育使命的责任担当和对教育问题的深刻见解上,提出了“生活·实践”教育理念。该理念主张从生活与实践的视野去看教育与“人”,强调:完善生活认知,突出主体意义性;践行实践育人,提高主体自觉性;联结知情意行,彰显主体完整性。从内涵上看,“生活·实践”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实践为方式的教育,是以生活为内容、实践为路径的教育,是源于生活与实践、通过生活与实践、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1]。该理论的教学主张具有理念的综合性、探究的深入性和知识生成的建构性。此外,依据该理念方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寻找组织材料、丰富教学内容、开展实践探究,这有望解决当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教育与生活、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重新将教育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培育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帮助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实现美好人生”^[2]。“生活·实践”教育正好是符合以上表述的教育理念,在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上都显现出深度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良好前景。

一、“生活·实践”教育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深度发生的逻辑理路

(一)“生活·实践”教育推动课堂教学深层次改革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上看,“生活”和“实践”都是促进人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

1. 从哲学的角度看,“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人是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马克思说过,我们所研究的人不是“符号意义上的人”,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这个“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这样的人才是“具体的人”。通过从事现实活动,通过实践,“符号意义上的人”才得以发展为“具体的人”。

2.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生活”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渠道

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味道,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日常生活’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基本的生长环境以

及人在这种环境中的生长(生命活动)而被定义的。因此,日常生活先天的就是对人的最基本的教育”。^[2]人一出生便开始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便是生活中的教育。这种教育是自然而然的,伴随着生活的存在而存在。其次,宽泛的教育本身就和生活难以分开。早在远古时期,作为人类基本社会活动之一的教育就与生活表现出了密切的联系,如早期的神农氏教人耕作、伏羲氏教人捕鱼等。人们在生活中受教育,并通过教育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此时的教育虽还未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已与生活表现出不可分割的天然关系。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教育开始走向专门化和体制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教育逐渐远离其存在的基础——人所生活的世界,而开始重视教育技术、教育手段、教育工具等外在的教育形式。这就导致教育失去了其发展的“源头活水”,使教育脱离情感与生活而变得机械和僵硬。正如教育现象学学者范梅南所说,“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论文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教育学存在于“极其具体的、真实的生活情境中”。

(二)“生活·实践”教育推动课堂教学深层次改革的现实逻辑

1. 有助于课堂教学生活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新课标指出,要以核心素养统领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建立以人为本、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型的育人方式和培养模式”。^[4]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5],强调的是个体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不局限于书本理论的学习,而是要在实践生活中处理一些具体事务。这种具体的才能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和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切实的发展,才能有条件施展。

2. 有助于课堂教学体系化,开展专业的知识教育

生活世界的经验教育是科学世界的知识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心理学指出,个体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和阶段性,一个人只有接受过生活中的教育,才能发展情感、经验、个性等,从而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科学世界的知识教育。生活世界传递的直接经验源于个人的生活和亲身经历,是个体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体悟和概括出来的经验;而科学世界传递的间接经验,主要来自书本,是前人所总结和概括的经验。就关系而言,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以理论知识为传递媒介的间接经验来自生活实践中体会到的直接经验。而“生活·实践”教育,正有助于引导儿童将直接体会到的零散经验发展为有组织的、体系化的知识。

3. 有助于课堂教学现实化,促进理论知识迁移

学生生活中切实体验获得的教育有助于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帮助学生将书本上的“抽象知识”转变成为自己所用、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知识”。正如教育现象学家范梅南所说,只有基于身体、通过切身体验获得的知识,才能成为真正“具身化”的“个人知识”。“个人知识”是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概念。波兰尼指出,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人们可以用文字或语言明确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则无法用语言系统表述。”^[6]在传统的知识观中,显性知识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知识观念的变革,“隐性知识”逐渐崭露头角。波兰尼在认识论中指出,“人类所认识的远远高于所能告诉的”“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言说的知识就像可以言说的知识一样大量存在。”^[7]这些知识虽不能用语言系统表述,但切实存在且至关重要。这种隐性知识就是一种“个人知识”,是个体通过亲身实践和切身体验并已经化为已有的知识。“个人知识”不同于客观的“公共知识”。“公共知识”的传递通常是以抽象的语言或文字为媒介,个体通过记忆和理解而获得。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并没有参与其中,知识就只是抽象的符号,并没有与个体产生实际的联系。而“个人知识”是个体在实践中、在境遇中、在实际交往中直接获得的知识。个体只有在反复实践中以身体之,亲身践履、深造自得,客观的“公共知识”才能转化为内在的“个人知识”,成为对自身真正有价值的发展资源。

二、“生活·实践”教育推动课堂教学深层次改革的实践进路

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课堂教学可以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践逻辑,打破“教材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教室是唯一的教学场地”等传统观念的限制,将“生活”“实践”作为教育的中心。从具体的实践路径上看,分为课程内容、授课方式两个方面的变革。

(一)在课程内容上,整合知识与经验,编制以“生活世界”内容为特色的综合型课程

1.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注重知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人类的认识成果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学校中的抽象的、非现实的书本知识;第二种形态是生活世界中抽象书本知识现实化而形成的生活经验。”^[8]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知识来源。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在选择课程内容时,教师必须注重知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打破“知识仅来自教材”的观念藩篱,将生活经验也纳入课程资源,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事物也引进课堂之中。

2. 在课程内容的组织形态上,注重内容设计的整体化

根据“生活·实践”教育的内在要求,必须把经验和活动也纳入课程资源中,而如何安排学科知识和科目活动在课程内容结构中的关系至关重要。为了推动二者的充分互动和融合,在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时,应当以问题为载体,构建大概念或大任务等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的课程内容结构单位。传统课堂在呈现知识时,通常是根据知识内部的逻辑关系,对知识进行“阶梯式”的推进和演练。这种课堂忽视了学生的内部因素和心理特点,学生获得的知识是表象的,脱离其自身的生活和体验。而在这种大概念、大任务式的课堂组织结构下,“学科知识往往是以情境、问题、任务、项目的方式进行‘登山式’的呈现和推进,这样就倒逼着学生必须去经历、去参与、去探究。”^[4]另外要注意的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更好的生活,而要想解决真实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就必须同时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设计课程内容时要注意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学科间的有机整合,开展学科间融合教学。比如,可以开展以综合主题为中心的跨学科项目和任务,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学科间的整合。

(二)在授课方式上,变革教与学的传统关系,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生活·实践”教育教学新课堂

传统的班级授课模式已不能满足“生活·实践”教学的新需要,必须对其加以改革。具体来看,分为教学情境的真实化、课堂空间的开放化、育人方式的实践化三个方面。

1. 立足生活背景,创设真实化的教学情境

情境是沟通书本知识和学生日常经验的重要桥梁,在建立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时起着关键作用。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应注重真实情境的创设,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为引领,设计一个真实情境下的项目任务,让学生通过亲历探究过程,围绕主题展开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问题解决中发展高阶思维和提升综合素养。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教学内容置于真实的情境之中,将课本中的理论问题还原为真实世界的问题,将书本上的抽象知识转化成生活中的具体案例,从而使学生了解知识的背景和出处,体悟到知识的意义和用处。同时通过各种情境化的例子,使学生在分析案例、探究世界的过程中接触生活、体验生活,对所学知识真正产生兴趣。

2. 打破物理局限,创造开放的学习空间

在教学场地上,应突破教室这一固定不变的物理空间,把课堂延伸到大自然中,拓展到社会生活中。正所谓“生活处处皆课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学习场所。因此,学生学习的场地不应该局限于正规的、制度化的学校和教室,还应包括非正式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例如操场、公园、科技馆、博物馆等。这些场地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元素,应当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在课堂空间上,应拓展传统的物理学习空间,建设智能化的“生活·实践”教育课堂。未来的课堂应是一个智能空间,是一种“嵌入了计算、信息设备和多模态的传感装置的工作或生活空间,具有自然便捷的交互接口,以支

持人们方便地获得计算机系统的服务”^[9],其建设以“人工智能技术、上下文感知计算技术、和谐交互技术、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和无缝数据管理等技术”为基础^[10]。也就是说,“生活·实践”教育课堂将提供各式各样的智能化服务,如为教师构建情境化的教学场景、识别不同学生的学习特征和倾向,以及智能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等。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智能课堂中,学生可以跳出以往的“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角色,而在对知识的亲身探索和深度体验中,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3. 强调亲身参与,构建自主探究的育人方式

“生活·实践”教育强调“以生活为内容、以实践为途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需要个体的身体参与和亲身经历。根据现代认知科学理论,很多认识活动的发生都需要身体的参与,并且“通过身体活动获得的认知与单纯利用大脑获得的认知对人的发展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4]。换言之,同一个知识,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将会对人的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是只通过他人传递和总结,知识最终只能浮于表面;若是通过亲身参与和经历,知识便能和自身融为一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因此,结合“生活·实践”教育对学生的培养要求,必须将育人方式从“学科认识”转向“学科实践”,强调身体参与和亲身经历在学科学习中的核心地位,将各种实践性活动落到实处。

(三)在教学研究上,连接现有基础和前沿项目,推动研究的迭代深化

1. 连接现有成功基础,指导现有教学研究

就学校课堂教学研究现状来看,许多学校进行了不少探索,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特色做法,获得了一些荣誉,其中不少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停留在具体做法层面,较为碎片,整体和系统性考虑不够,提炼和总结不够,研究的层级尚待提高,研究的深度需要加强等。当“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与学校已有研究连接后,可以为其贡献理论支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深化方向,促进教学研究成果的迭代。

从研究视角上看,当前的教学研究可能多数还是侧重于教学技术层面的优化,而“生活·实践”教育则更强调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这一理念可以引导教育研究者从生活化的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从研究方法看,传统教学研究可能更多依赖于理论分析和课堂观察,而“生活·实践”教育则鼓励通过实践活动来检验教学效果。这一理念可以促使教学研究者设计并实施更多实践活动,以观察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成长,从而更全面地评估教学效果。综合来看,通过将“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与传统教学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提出更加具体和实用的教学改进建议。这些建议可以指导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也采用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2. 连接当下前沿教研项目,推动教研创新发展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具有较好的包容性,能与很多前沿教研项目在理念上都有关联,这些联系为教育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and 方向。

“生活·实践”教育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际需求,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挑战的人才。这一理念与当前任务式教学所倡导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等概念高度契合。在任务式教学中,学生需要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通过团队合作、问题解决等方式来学习和掌握知识。这些项目不仅注重学生的知识学习,更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生活·实践”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此外,“生活·实践”教育鼓励跨学科整合,即将不同学科的知识 and 技能进行交叉融合,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一理念在当前流行的项目式教学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一些跨学科的教学研究项目,如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等,它们都是通过设计跨学科的项目任务,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从而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and 综合能力。

由此可见,“生活·实践”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对推动教育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教学研究者不仅需要反思和审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还需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需求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推动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三、结语

在任何教育理论发展的初期,大范围的尝试甚至是试错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活·实践”教育研究虽然有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但毕竟现在的社会环境与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更多的是对前人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具有较大的开拓性,会步入“未开化之边疆”;同时任何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须对现实的教育问题和教育需求做出有力的回答,需要通过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磨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后,“后发优势”逐渐消失,本国的特殊性日益显现。反映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可供直接借鉴使用的外国教育理论日益减少,而教育界对具有中国特色、关注并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呼唤日益强烈。“生活·实践”教育理念应运而生,也已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有望在课堂教学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形成本土性、特色性、针对性的措施和做法,生机勃勃,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创新性发展“生活教育学”[N]. 中国教师报, 2021-12-01(06).
- [2] 刘来兵,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内涵、目标与实践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04):156-164.
- [3] 高伟. “生活·实践”教育的哲学辨析[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4(03):9-15.
- [4] 余文森.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建立与义务教育新课标相适应的新型教学[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05):17-22.
- [5] 林崇德. 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6] Polanyi, M. The Study of Ma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 [7]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 [8] 黄首晶. 从知识创新的视角看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的关系[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02):11-16.
- [9] 周艳,赵海,汪世娟,等. 智能空间定位模型研究[J]. 计算机工程,2009,35(07):29-31.
- [10] 陈卫东,叶新东,许亚锋. 未来课堂:智慧学习环境[J]. 远程教育杂志,2012,30(05):42-49.